



■ 徐玉兰

徐玉兰，著名的越剧小生，表演艺术家。在长达80年的艺术生涯中，演出了300多部剧作，塑造了无数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。《人如白玉戏如兰》是徐玉兰的传记，系“海上谈艺录”丛书之一，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。本报选摘的是其中一部分内容。

荣归故里

1954年1月，越剧团回到了北京。

刚到北京，还没安定下来，就有人向徐玉兰“吹风”，说周总理要把剧组送回上海。徐玉兰闻听觉得突然。这一年多来，她和玉兰剧团的姐妹们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，又经历了朝鲜战场血与火的考验，早已融入了部队这个大家庭，这时候让她们离开，怎么舍得？但是，无风不起浪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她和王文娟在陈其通团长和萧华主任的陪同下，一起找到军委贺老总，请他帮她们在总理面前说个情，希望能让她们继续留在总政。那天，徐玉兰、王文娟接到通

海上谈艺录

人如白玉戏如兰(1) ◆ 董煜

知，说周总理要接见她们。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两人心里都有点忐忑，不知周总理会对她们说些什么，不知贺老总的说情有没有效果。可是刚一坐定，周总理在充分肯定了她们这些“上海小姐”入朝后做出的成绩以后，便直截了当地指示说，她们剧团必须回上海去。徐玉兰和王文娟都急了，赶紧表态说她们在部队的这段时间，对解放军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了，实在舍不得离开。周总理亲切地向她们解释，剧团留在部队，他的压力很大。上海的老百姓前后来过几千封信，追问为什么要把玉兰剧团调过来关在部队里，他们看不到戏很有意见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又意味深长地说，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方去。见两位上海小姐不再有异议，周总理又问她们有什么想法和要求。

既然周总理问起，徐玉兰也就不客气了。她说了三条：第一，剧团参军时已经把所有的舞台装备留给了未参军的同志，在总政演出期间置办的服装、灯光、道具，希望能让她们带走。

周总理爽快地说，可以可以，不光是灯光服装，连地毯都可以拿走。第二，上海很多越剧团都已归并整合，成立了华东越剧实验剧团。徐玉兰觉得，这么多团并在一起，头多、角多、矛盾多，希望回去后原玉兰剧团不要并入，能够独立成团。

周总理也一口答应了。他说好吧，你们一团体你们二团嘛。

第三条是受人之托的。越剧团队长胡野擒的爱人在上海的越剧团

体工作，曾托人请徐玉兰帮忙，希望能让胡队长一起随团转业，结束他们的两地分居生活。

周总理又点了点头，全都同意了。不过他又给了一个任务，让玉兰剧团一回上海，马上参加全国赴福建前线慰问部队的活动。

度过了一年半的军旅生活，徐玉兰和她的剧团又重新换上便装，回到民间。离开北京时，陈其通团长亲自到火车站送行。这位一向以严格要求著称的军人，居然落下泪来，动情地表示了自己的不舍，希望大家别忘了这段军旅生活，别忘了他陈其通。

徐玉兰早已泪流满面，想说说告别的话，却一句都没说出来。

1月23日，荣归故里的英雄凯旋。刚下火车，大家就被欢迎的人群给包围了，上海市党政领导、文化界知名人士、越剧界的同行姐妹以及那些热心的观众，拉着她们问这问那，似一股股热浪，把她们融化在浓浓的乡情中。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局举办的欢迎会上，徐玉兰一口气作了两个小时的汇报，最后她代表全团保证，只要对人民有用，对戏曲的前途有用，需要她们做什么，她们就做什么。很多年后，徐玉兰才真切地体会到周总理的高瞻远瞩。越剧这个诞生于南方的剧种，只有回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，才能不断汲取养分，更好地开花结果。

“地下”恋人

春节在即，原定节后就要开赴福建前线慰问部队，所以那些日子

徐玉兰一头扎进了忙碌的排练中，把什么都忘了。

那天，胡野擒把徐玉兰喊到办公室，问她为什么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。徐玉兰有点茫然，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。胡野擒见她实在想不起来，才提醒她，徐玉兰曾经答应胡野擒，一到上海就让他见见俞则人的。

哦，徐玉兰恍然大悟。是答应过，可是一忙起来把什么都忘了。

一个月前，徐玉兰刚回北京时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从上海财经学院寄来的，不用问，那定是与自己相恋了十多年的俞则人。可是，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回到了北京？信上又会说些什么呢？徐玉兰悄悄地溜回宿舍，迫不及待地撕开了信封。

跟以前一样，徐玉兰参军是俞则人从报纸上得知的消息，现在徐玉兰回京，同样是报纸为他提供了恋人的行踪。不过，跟以前不一样的是，原先，这位书生写信总是含蓄婉转，这次却直截了当地向玉兰摊牌了。他告诉玉兰，四年学业行将结束，毕业分配志愿表上有配偶一栏，倘若未婚的话要去外地，已婚可以留在上海。他问玉兰自己该怎么填，是填有了“未婚妻”还是填别的……

其实，两人相恋多年，这个问题迟早是要面对的，只是这封信让一切都提前了。夜里，一向挨着枕头就能睡着的徐玉兰，失眠了。往事历历在目。十多年了，因为自己对越剧的全身心投入，尽管与俞则人的联系未曾中断，但见面的机会却屈指可数。解放前，徐玉兰在明星大戏院演出时，俞则人曾兴冲冲地穿着借来

的西装前去探班，可那时徐玉兰担心他们的关系被小报记者知道后，会当作花边新闻大肆炒作，再说，见他为了体面借了西装来穿，不合身又不好看，所以有点生气，让俞则人赶紧离开。当时俞则人很委屈，以为玉兰成了大明星后脾气大了，过后还是徐玉兰打电话解释之后他才释怀。四年前，俞则人准备报考大学时又去找玉兰商量，在卡尔登大戏院后台会面时，被徐玉兰的几个小徒弟看出了名堂，冲着师傅挤眉弄眼，徐玉兰装作生气的样子才把她们“吓”跑。为了不给玉兰制造麻烦，以后，俞则人轻易不再去剧场。

徐玉兰参军后，他们曾约定等玉兰回上海时再见，谁知，这一去徐玉兰就直接跨过了鸭绿江，一别，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……

坎坎坷坷，聚少离多的恋爱，一晃就是十几年。这些年，他们的恋情一直没有公开，就连对方来信，怕剧组的姐妹们知道后议论取笑，徐玉兰也总是在厕所看完后就立即撕了。现在，俞则人学业已成，自己也回到上海安定了下来，这位被自己雪藏了多年的“地下”恋人，是该出台亮相啦。

可是怎么对长辈们说呢？

自己的过房娘那里，徐玉兰从没露过一点口风。她知道，这位长辈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，有着比较陈旧的传统世俗观念，经常口口声声地说，嫁女的前提是门当户对、家境富裕。有一次，她又向徐玉兰灌输这个观念，对徐玉兰“宁做天上的鸟，不做地上的小”的观点，她还自以为然地说，这天上的鸟，饿着肚子也是飞不起来的。过房娘还多次给徐玉兰介绍对象，不是工程师就是高级职员，都被徐玉兰回绝了，现在，要是她知道自己的宝贝干女儿找了一个穷书生，会怎么说呢？

整整一个晚上，徐玉兰思虑万千，彻夜未眠。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

廖智，出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，曾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舞蹈老师。汶川地震中，她被活埋26小时，失去女儿，失去双腿，失去婚姻；截肢两个月，她强忍疼痛，学会跪立，为家乡人民筹款义演《鼓舞》；雅安地震，她奔赴一线当志愿者，余震中坚持救援，被誉为“最美志愿者”；参加“舞出我人生”，她挑战身体极限，为梦想而舞，获得亚军……那些曾经试图击垮她的，反而成为生命中至深的感激。本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。

1.脚底下了深渊

我曾经偷偷问过自己，倘若时光能够倒流，倘若我还有选择，我的人生，会有不同吗？可惜，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答案。

2008年的初夏，我所生活的家乡绵竹市汉旺镇，除了连续几天的闷热天气，一切都似乎平静如常。街上时不时传来不知道哪家的孩子的大笑和叫嚷。虫虫，我的女儿，那时候还不到一周岁，和她的奶奶待在一起，时不时被逗得笑个不停。吃完午饭，我收拾完桌子，也加入她们的嬉戏。谁也不知道，一场即将吞噬我们所有人的巨变正在酝酿。

灾难突如其来。一开始，房子只是摇了两下，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。可接着，房子就晃得更为厉害了。婆婆的眼里都是惊恐，她第一个喊出声来，说地震了，快去开门！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，我下意识地冲到门口，却怎么都拉不开门。再下一秒，半栋楼就忽然在我面前垮掉了。我站在自己的家里，刹那就看到了天空。

那是一个很难形容的画面。整幢楼本来一共有七层，上面还有半层的楼顶，我们家在三层，而我就站在坍塌的边缘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房子在我面前塌下去，就像是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。一刹那，一半的楼就没了。我甚至能看到塌落的房子里还有人，我甚至还记得她穿的衣服的颜色，可那么一瞬间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脚底下了深渊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我的嗓子里涌上无限恐惧，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我回过头，婆婆抱着虫虫站在那里，

她看上去快要摔倒的样子，其实我也已经站不稳了。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我，一个老人，一个孩子，我是她们唯一可以指望和信任的人了。我扑过去，哑着嗓子喊，让她们蹲下。婆婆抱着虫虫，我抱着她们俩，

我们仨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浑身发抖，闭着眼睛，不敢睁开。

“轰——”特别快，特别响。就像是世界在你耳边毁灭的声音。我也感觉到脚底一空，本能地喊了一声虫虫，但也只发出了那么一声声响。灰尘和泥土劈头砸过来，堵住了我的眼睛，也塞住了我的嘴巴、鼻孔和耳朵……炸雷般的声音一直在耳边轰响，我根本说不出一句话，只是感觉整个人像是堕入了看不见的深渊，一直在晃，在晃……

过了很久，我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的，还是一片漆黑。鼻子里窜进来很大一股子酒味，大概是家里的酒瓶在某个地方碎了。我想动一下身体，却感到一阵钻心的疼，右腿的脚底板被什么东西刺穿了，一直穿到小腿肚子里面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护在怀里的婆婆和虫虫都不见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家的整个地板都翻转了过来，竖在了我的侧面，和横在头顶的预制板一起，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。我还活着，就是因为整个上半身都在这个空间里。我的腿被断裂的地板压在某处，无法动弹。婆婆的位置在我的身前，她的腿也被压住了。那虫虫呢？我清醒过来的那一刹那，就伸手去摸我的虫虫。

婆婆说你别动，别动，你一动，我这里就特别难受。可虫虫在哪里？她怎么样啊？婆婆虚弱地说，虫虫啊，她在我怀里，她睡着了。

这不可能，她怎么睡得着？虫虫她明明是被保护在最下面的，应该是最安全的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她是被压住了吗……

婆婆只是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不见……我再问也问不下去了。黑暗中，我们俩很久都没有说话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渐渐传来了声音。我先听见了我爸爸的声音，又听见了街坊邻居们的声音。有了声音就好像有了光，外面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让我开始变得很亢奋。我开始扯着嗓子大喊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！

42.有必要采用有效的策略来反击他

星期五上午，上海伟业航运公司与C市大发矿业集团经济纠纷申诉案的听证会，如期在北京最高法院举行。前一日中午，方国良匆匆由C市飞往首都，从机场直接赶到了北京校尉胡同的王府井希尔顿大酒店，和比他早到一天的余国伟会面。

令方国良奇怪和费解的是，最高法院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受理了这宗案子？按方国良多年办案的经验，通常这种性质的案子在地方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之后，最高法院是不会轻易受理的，即便受理，程序也很麻烦。王根宝这么快就让最高法院受理了他的申诉，一定是通过了什么特殊的途径。

方国良的这个猜测，在他参加完刚才的听证会后似乎可以得到确认了。参加听证会的，是原被告双方代理律师和最高法院立案庭一名姓裘的法官，还有一名书记员。整个听证会的气氛很不正常。办案法官对方国良的态度非常冷淡，还不断用“与本案无关”这个杀手锏频频打断方国良的陈述。相比之下，他和对方律师交谈时，简直就是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般客气，这让方国良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。

方国良觉得，必须将今天在听证会上所得到的那些印象尽快和余国伟进行沟通。余国伟正坐在宾馆的套房里等待方国良的到来。方国良放下手提包坐了下来。“余先生，我们要有思想准备，对手看上去并不好对付。王根宝这次请的是北京黑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”“黑金事务所？”余国伟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。““这家事务所的名气在全国来说也算得上排名前十位的，里面的人很厉害。”“你是指他们的专业水平吗？”“如果光是专业水平高那倒不必过分担忧。”方国良看看余国伟道，“据我所知，这家事务所在北京很有背景，人脉极广，而且他们办案往往不择手段。”

“有这种事？”余国伟心里有点担忧了。“他们总不至于做违法的动作吧？”“这不好说，很多的违法动作都是披着合法外衣的。”“那么我们该怎么办？”“我所担忧的还不完全是黑金事务所的介入，我更担心王根宝已经通过什么关系打通了最高法院的关系。”

余国伟不由心头一惊，问道：“此话怎么说？”“今天的听证会上，办案的裘法官所言所行都十分明显地偏袒着王根宝一方，这是十分不正常的。再回想起当初他搞突然袭击，打电话叫你隔天到北京参加听证会，这绝不是什么疏忽，而是有意为之。一连串的细节说明，王根宝来北京已经有过不少动作，他是要背水一战了。所以，我们或许也有必要采用有效的策略来反击他。”

“方律师的想法是……”方国良似乎有了对策，转脸对余国伟道：“余先生，据我对王根宝这个人的判断，他目前这段时间肯定会待在北京，而且他一定会有所作为。假如他真的和最高法院的某些人有私下交易，那么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接触和联系。按王根宝的行事风格和习惯，他很可能会向办案法官送钱行贿的，如果我们能抓住这方面的证据，就可以一记重拳把他们击倒在地。”“说得有理！”余国伟不住点头，“可是我们该怎么做呢？”余国伟像是问方国良，又似在自问。“有一个办法，你看行不行？也许我们可以去聘请私家侦探，让他们秘密跟踪王根宝，看他 and 什么人接触。只要一旦发现他和最高法院的人私下会面，尤其那个裘法官，就可以出奇制胜。”方国良讲出了他的计策。余国伟稍感意外，不过随即认同了这个办法。

最高法院立案庭的裘广义法官，是一个头脑灵活、善于应变的人。在单位里，他是顶头上司陆副庭长的左腹红人。这次接手的案子，是上司陆副庭长一手交代的，要他仔细应对，灵活处理，尽可能让申诉人得到满意的结果。两天之前，裴律师打电话给裘广义，说当事人王根宝想见见办案法官。通常情况下，脑子清醒的裘广义是轻易不会和当事人见面的，这从司法程序上讲是大忌。但一方面是裴律师出面相邀，另一方面陆副庭长又纵容他去直接听听王根宝的申诉要求，多了解点情况，于是他就在休息日晚上到全聚德酒家去和王根宝、裴律师一起吃了一顿晚餐。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顿酒足饭饱的晚餐竟成了一次不可原谅的疏忽，有点阴沟里翻船的味道。

生死对决

温哥华的中国富豪

柯兆龙

